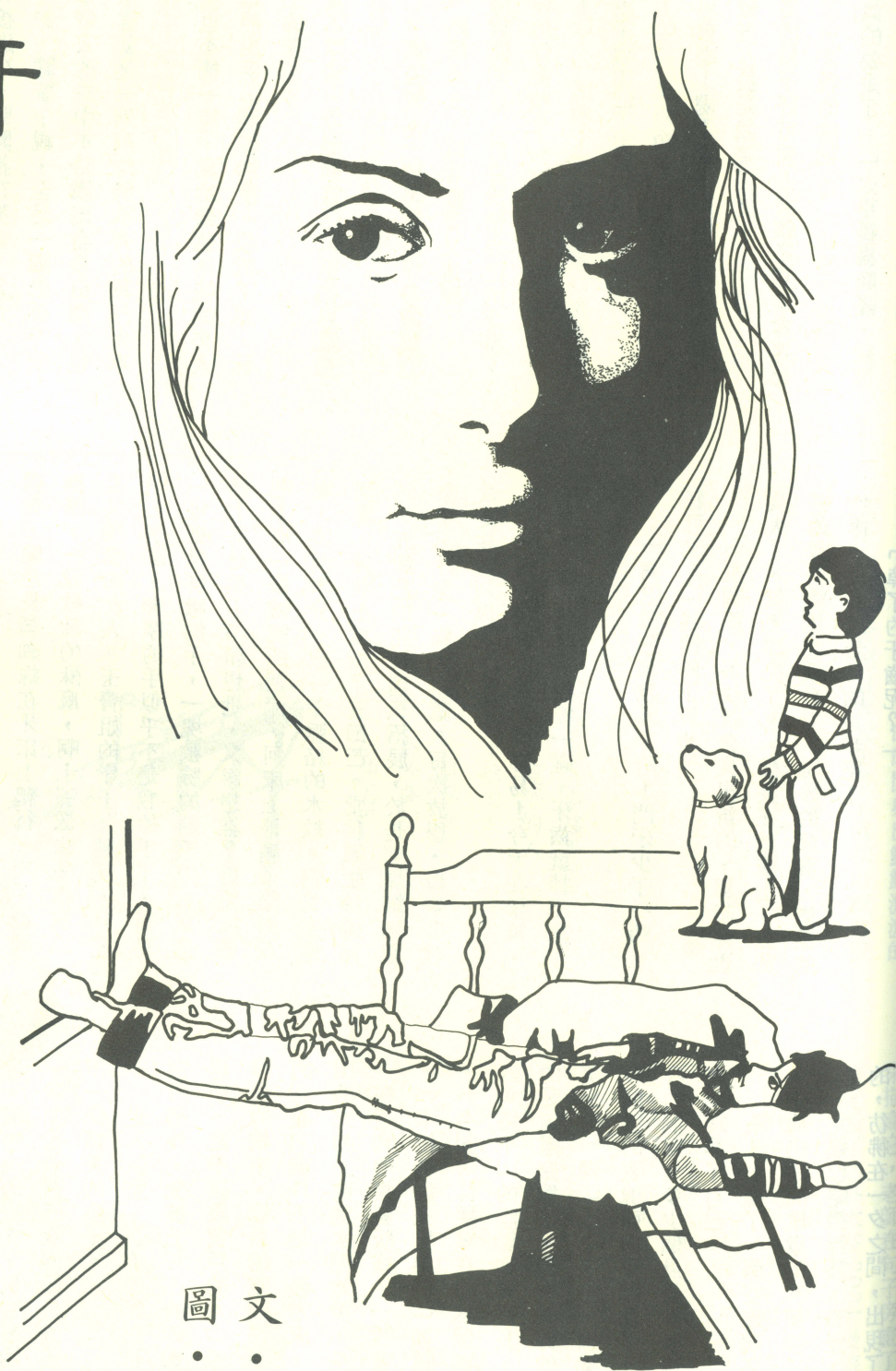


牙疼

氣候已步入深冬了。走在街上，從那空僻的巷角，隨時會吹來漩流似的冷風，枯葉也跟著翻飛起來。殘秋的迴光濃彩，已消褪無形，只剩下死亡的淒暗昏灰。西天終日漂泊著幾朵沈甸的鉛雲，似惱人不散的陰魂呵！

今天，送玉青姐去車站。途中，她告訴我，嫁人以後，不再北上，兩人要相聚幾乎是不可能了。說這句話時，她一邊回憶近日種種，神情是如此悲戚，音調卻是如此地天真細柔。彷彿在聆聽一種天然的節奏，我竟忘卻了該有的離愁。只是怔怔凝望她那雪白的香腮，光潔的粉頸，和一襲呢絨紅棉襖，宛如一片微波起伏的汪洋。也許是天冷的緣故，到處漂浮著一抹痴醉似的紅暈，分外地動人。



文·林鬱
圖·陳益勳

「衣服都幫你洗好了，那條黑西裝褲也縫好了，抽屜裡有一包你最喜歡吃的巧克力牛奶糖。」這麼冷的天，那雙小手在冰水中搓揉，是多殘忍啊！但這是她自甘情願的，我鐵石的心絕不會有絲毫憐惜之意。

「謝謝妳！我幫妳提行李。」

「不用了！」她的黑色背袋上綴滿了可愛的花結。我接過來，緊緊抱在胸前。月台上，旅客來往倥傯，朦朧乍視，全是一團瑟縮不安的黑影。每個人的口中不時飄出裊裊白烟，也許一個個旅客就是一列列待勢欲奔的蒸汽火車吧！

「頭髮也不梳一梳，亂地像個落魄的男人似地！」她伸出手，輕輕拂撥。我低下頭，玩弄著袋口上的花結。

「我走了以後，要照顧自己，別胡思亂想，好不好？」

「嗯！」鐵道旁，一排黑電線桿靜靜獨立在風中。一路數過去，數著數著又迷糊了。

「心情放開朗些，好好珍惜自己的才華，我等著看你的作品唷！」

「嗯！」

「我走了哦！」

「嗯！」

「你只會嗯！嗯！別的話都不會說？」

「她嘴角微翹。於是我笑了。」

「你笑的樣子好可愛！女孩子見了會迷死！」她捏了一下我的臉頰。

「我真的要走了。」火車轟轟隆隆，駛進月台。她頻頻揮手。

「再見！再見！」遠遠的，我又看見了她的那顆鮮明的大齒，那曾是聖潔的標誌，如今卻似一把利刃，刺傷我的眼珠。於是，我血淋淋地目送她上車。

「再見！再見！」猛力揮手，火車真的被我揮走了。轟轟隆隆，駛向遠方，消失在淡淡寒烟中。

回家途中，牙齒就不對勁了。隱隱刺痛的感覺，像是長腳蜘蛛在牙床上爬行。用手輕輕撫摩，一股軟軟的酥麻，啊！那滋味多像個溫柔又殘酷的女人。玉菁姐的影子又盤旋，只好閉上雙眼。撫摩的手似乎不是我的手了，而是一隻細緻鮮嫩的手，一塊敷臉的熱毛巾。又是她！又是她！不願想她，又該想誰？就想故鄉吧！有一條蜿蜒的河流，河床上鋪滿了鵝卵石堆，將河水分成一支葉脈絡的水紋。河旁有座河堤，堤坡上植滿了五節芒。當秋風吹拂過河谷，五節芒的花穗迎風招展，於是河堤蠕動起來了，好像一條大白蠶。每次放學，母親和我常走在這河堤上。

「媽！我覺得拔牙好容易！今天在學校，牙齒很痛，我用手輕輕一碰，牙齒就掉下來了。」

「嘴巴張開來看！哈！門牙少了一顆。好可愛！」我們停下腳步。

「沒關係，很快就會長出新的，那時你也長大了，就更漂亮了。」微笑在她臉上，五節芒的音符飄然在曠野上，美妙的節奏，悠柔的旋律，也許就是秋的步伐吧！

「掉了的牙齒呢？」

「還放在鉛筆盒裏。」

從鉛筆盒裏取出來，把它捧在手心，似乎在辨別一片寶石的純度。

「我要把它扔進河裏，它會隨河水流入大海。有一天，我當了水手，我要把它撈起來，別人以為是貝殼的碎片，我就知道那一定是我的牙齒。」

蒙蒙的河口上方，夕陽晚晚，向水平線消逝。那黯淡的紅光，似初昇的太陽。挾緊書包，我向前飛奔。猛回頭，她已在遠遠後方，剩下一條修長的陰影。

走入臥室，灰暗的天色自窗口傾洩下來。室內室外，全披上灰色的紗衣。（絕對孤寂的房子，是不該設窗戶的。）站在窗口眺望灰塵漫漫的城市，慘戾的空間，不時傳來幾聲似狼的哀嚎。窗口下是一張木床，木床下是成堆如山的衣物。跨過水泥地板，空白的牆上，掛了一幅達利的複製版畫：「牧童午後」。書架上，「卡拉瑪佐夫兄弟們」如孤獨的巨人平躺著，「金閣寺」隱藏在綠林深處，灼灼閃亮，「八角塔下」的陰影拖得好長，「遠離塵囂」真的是遠離塵囂了，還有破碎的「大蓋茨比」，美絕的「湖」……，書架似乎承受不了太多倔傲的靈魂而向下凹曲了。這就是我孑然一身的洞窟。多少個晨昏，多少脆弱的時刻，我在此埋葬了自己。

茶几上擺了一個空玻璃杯。喝一口冰開水，牙痛仍間歇歇的。照鏡子，陌生又古怪的人，左頰已略微浮腫。奇怪，原本是潔白無瑕的，彷彿在一夕之間，出現了坑洞瘡孔。也許

完美只是空殼，蛀蝕卻如酒精，早已滲入其中了。最初是小小的黑點，藏在中央溝裏，直到慢慢擴大成傷口——啊！這一個個黑暗的傷口，一朵朵地獄的黑花，一張張凝視痛苦的眸子。在故鄉那條遍植五節芒的河堤上，我一跛一拐走向家裏，左腳膝蓋是破裂的傷口。

「媽！我在路上跌倒了，流了好多血。」不知為何，眼淚抑制不住流出來。

「痛不痛？」她蹲下來，撫摸傷口周圍的血跡。

「不痛，只是，只是流血好可怕！」我哽咽地說。

她站起來，牽我的手，走進臥室。捧著醫藥箱，又牽我的手，走出室外。她用棉花沾著雙氧水，在我膝上塗抹。空氣裏漂浮著一股幽香，淡淡的，分不清是她身上的味道，還是沈澱的桂花香潮，被風蕩溢起來。

「啊！哎！哦……啊……」

「不痛吧！叫那麼大聲，別人還以為我們家發生什麼事呢！」

我才不管，我要尖叫，越尖越好。白色的泡沫從傷口流出來。

「啊！痛死我了！痛死我了！……哎……」

「真的那麼痛呀！我看你叫得很快樂的樣子。」

「真的啦！呃……」我的眼睛眯成一條細縫，看不見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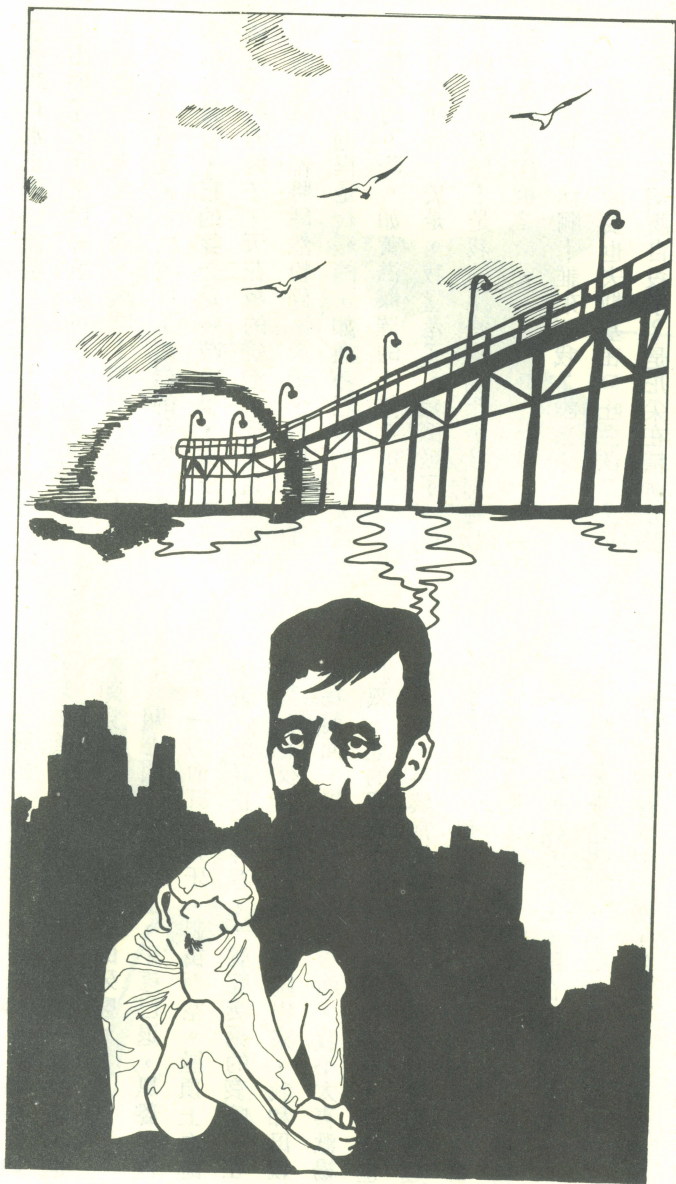
「再忍耐一下就好了，乖！」我看見了她，燦然而淒然的笑。

我還記得那個午後的陽光，如千根的刺扎

下來。庭院的桂花樹，時時閃射出鱗鱗波波的光痕。在外公家那日本式房子，我和母親共度了許多如此寂靜的午後。我喜歡聽她教我唱「咪咪小白貓」，或是扯著她的裙角，任她走到哪裏，就跟上那裏。常常有一群小孩在籬笆外喚我出去玩，我都不理他們。村上的人，喜歡閒言閒語。母親年紀很輕，臉蛋又很漂亮，這就足以成為大話柄了。和她上街時，我很不明白，為何路過的行人總是目光游移不定？尤其是她一排晶瑩雪白的牙齒，見過的人，都不忍心將目光移開。即使依依不捨地走了，也只是把軀體帶走，心和目光卻還駐留在她的唇間，所見所想仍是一片白色茫然的夢幻。上中學以後，我曾在作文簿上用「一曲秀緻的抒情詩」

來描寫它，老師在句子旁邊畫了很多紅圈圈。後來，看了「外太空 2001 漫遊」，從宇宙深處冉冉上升的一道「星際的光弧」，那無所終無所始的神秘光輝，彷彿是她的牙齒發散出來的。而大共鳴，大和諧的星體運動，就像是她向你低絮呢喃一般。我是用回憶摻雜幻想看完這部科幻電影的。

小時候，從台北回來的三姨見了我，總是要捏著我的臉頰，很感嘆地說：「簡直同一個模子印出來的。」也許是吧！我多愁善感的氣質，受了她的感染。我的牙齒也遺傳自她。可是，這些荒唐的日子以來，我的傷感是日益加深了，牙齒也壞的不可收拾。常常的，拖著枯瘦的身子在街上徜徉，觸眼所及，盡是一群嬉



笑逗趣的少女。心情就無端落寞起來。真想上前，糾住她們的衣領問：「妳們的快活是真的？還是裝出來的？」她們必然仰著頭，對著天上的雲彩回答：

「天底下新鮮事兒做不完，享樂也來不及，誰願想那麼多？」

我告訴自己：

「別傻了！花錢尋樂子去吧！」挑了一部港式笑鬧片，走入電影院，看到的只是開映前的燈光，衆目睽睽的孤寂，和接下來黑暗的煩躁乏味而已。

沿著松山寺旁的小徑，穿過通天門，走上一條黃土路，兩旁是零星的墳堆，有些是新的，有些字跡已模糊。我就坐下來，等待著暮色降臨，覆蓋在我憂鬱的心湖上。啊！這人生的趣味在哪裏？在歡樂的人群中，我總顯得侷促不安；漫漫長夜，卻又孤寂難挨；極度追求完美，獲得的是完美的泡滅；用熱情對待一切，別人卻用理智嘲笑你的熱情。啊！這人生的希望在哪裏？

「人生的希望在我這兒，看我的生活多平靜，看我的天地多寬廣，快打開墓碑，與我同遊吧！」不知從哪個墳堆飄出來的細微地斷續地聲音。

我猶疑一會。

「才不要呢？你的身上裡裡外外全掛滿了解剖名詞，真是煩死人的死人。」

我躺下來，草葉間殘留的水珠滲涼了背脊。松山寺的晚禱鐘聲從腳底下傳來。

啊！維蘇埃火山爆發了，彭貝城毀滅了，

滾燙的口水正四處流溢。流吧！流吧！流吧！火山停了，千把閃爍寒光的尖刀，刺在森冷的花崗岩上，火星四濺。澀吧！澀吧！澀吧！若牙疼也有溫度，它的溫度是熔岩的狀態。若牙疼也有聲音，它的聲音是吱吱鳴鳴，桌上的茶杯，衣櫥的鏡子，天花板的燈泡，受了這高頻率的音階，都將碎然粉碎。於是，我要墜落了。墜落的過程是緩緩的，如奧芬巴赫的，凝滯而悠緩的下降。如黃滋傑羅的，優美的毀滅，浪漫的沈淪。於是，我墜落了，我倒臥了，砰！砰！砰！是我的軀體碰觸床板？抑是我的手掌猛抽床板？

「痛啊！痛啊！誰來救我？誰來……」

是不是杜斯妥也夫斯基在口吐白沫了？是三島由紀夫在切腹自殺了？是尼采在精神分裂了？是我的臉在扭曲，腿在緊縮，口中喃喃地，微弱的呻吟。啊！啊！這尖銳的酸刺，迸裂的痛楚，穿梭不定的，似惡夜的血魔，抽汲著模糊的血肉。牙火在熊熊燃燒，太陽穴血脈正忿張發狂，痛啊！痛啊！痛……！

不知嚙語多久，也不知昏厥幾次。醒來，枕頭已濕了一片。門外有腳步聲逼近，咚咚！咚咚！是別人在敲門？還是我的心在跳？

「劉大哥！你怎麼了？是不是哪裏不舒服？」一派潮水似的亮光沖過來，我差點不支倒地。恍恍惚惚地，在逆光中，房東的女兒，一朵柔媚的影子，黑魃魃撲向我。

「沒什麼，只是牙疼！」

「去看牙醫吧！不要太折磨自己了。」她又露出那天真而霸道的眼神。

「好的，謝謝妳！我會去的。」頻頻點頭。天知道，我寧可在痛苦中尋求一絲快感，也不願見那些冰冷地如鉗子的牙醫。

關上門，躺回床上。牙疼已退，風聲也停了。一刀血紅的月牙，斜掛西空。屋頂上血跡斑斑，群貓正在叫春，一聲聲淒絕的哀嚎，在這荒寂的夜裏，我們剛從戲院出來，我和母親走在前面，楊叔叔緊跟在後面。我不太喜歡楊叔叔，他的穿著十分體面，顯得很假。談吐也很風趣，三姨常笑地吱吱叫，卻令我覺得無趣。我問母親，她也不喜歡。大概只有三姨才會欣賞那種人吧！我還記得那部電影叫「怪貓秘錄」。一位美麗的公主，蹲在池塘邊，喝一口水，臉上就全是繃紋。再喝一口，頭髮也白了。伸出枯掌往水中一撈，就是一尾鮮活的鯉魚。然後，她的眼珠射出貪婪的綠光，用尖牙撕扯著雪白的魚肉。恰巧被侍衛看見了，她一躍身，化成一隻黑貓，撲向侍衛的脖子，張開血盆巨口……一想到此，我就用力捏住母親的手，想不到她的手心也滲出汗粒。我們就這樣靜靜默默地走下去，路長地走不完似地，一根根路燈往後拋。在巷角，在屋頂上，在枝樹林裏，躲著成百成千的巨貓，等待著大噬一口。我嚇地抬起頭，向母親求救。楊叔叔正在她的耳畔，不知說些什麼。

白色的紗帳，飄飄浮浮。從土地廟裏，從四合院裏，從大街上，不時傳來幾聲狗吠，朦朧而衰弱，貓聽了也不怕。天花板上懸垂下來的風鈴，忽而是一串骷髏，忽而是原始部落的尖牙項鍊。風一吹來，竟是喵喵喵喵的鈴聲。

母親向外側睡，月光在她身上勾勒一條迷人的山巒線。她雖然閉著眼睛，我猜她是一直醒著的。她也怕貓嗎？她不時翻動姿勢，有時胸膛會急促地起伏，彷彿有一隻隱形貓在她身上廝纏。

我靠著牆角睡，不太安全，又靠著母親睡。不停冒冷汗。

「怎麼還沒睡著？哎呀！內衣都濕透了！」

「我害怕！」我揉一揉惺忪的睡眼。

她扭亮柏燈，替我換上乾的內衣。

「只要一閉上眼，就聽到貓的脚步聲……」

「膽子那麼小，又愛看恐怖片，真是的。」

「她帶著憐愛的口吻說。」



「妳也害怕，對不對？」

「怎麼會？」停頓一下：「媽媽的膽子可是比男人都大呢！」她把臉湊上來，摩娑著我的臉頰，像在逗弄嬰兒似地，咯咯地笑。又吻著我的光裸的肩膀，喃喃自語：

「排骨仙，真是像極了你爸爸！多久以後才會長大呢？」她的神情狂亂極了！幾縷髮絲垂在臉上，陰影蓋住半邊的臉。我的手臂感到微微刺痛，她正在咬我呢！溫柔的輕咬。我不敢說話。

「別害怕！媽抱你睡！」於是，我可以感受一片柔軟的肉的波浪。

兩個月後，母親就嫁人了。在我早熟的世
界，從此多添一份漂泊的況味。隔著遼遠的時
間的鄉愁，我就一點一滴，讓空虛與幻滅，耗
蝕了我大半的青春。如今，故鄉對我是如廢墟
地死了。我又回到那條遍植五節芒的河堤上，
兩條交疊的長影，只剩形單影隻。走過漫漫的
長堤，走過黯然神傷的歲月，啊！我的牙又疼
了！

